

少女太妃

Shaonü Taifei
Tianfei Zhuan

恬妃传

下 琴琐◎著

她是史上最年轻的太妃。

面对宫闱内的重重阴谋，面对权力、亲情之间的争斗，她将如何抉择？

站在风口浪尖，她能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？

朝華出版社



少女太妃

Shaonü Taifei
Tianfei Zhuan

恬妃传

下 琴琐◎著



第三十七章

玉宇琼楼



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……难道爹爹当初为我打造玉宇亭时，就早知道了女儿将来的处境不成？

当茜宇如风般冲到坤宁宫时，太医已在弱小的婴儿身上插满了银针。

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般折磨，茜宇泪如雨下，守护在摇篮边，一步都不愿离去。皇后并不多话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茜宇，等待着孩子的康复。

小皇子惊风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皇宫。众人还没有从兰妃、懿贵妃的事件中回过神来，却又迎面碰上了这样一件让人揪心的事，纷纷歔歔不已。

宫中厌恶茜宇的人本就不多，加上茜宇善待琪淑容、钱璵容等立下了良好的口碑，很快崇德殿里便出现了瑾贵妃、德妃、如妃、敬妃、良嫔、琪淑容、钱璵容等一千人虔心诚意地为小皇子祈福。

众人忙乱至傍晚，小皇子的高烧有稍退下去的迹象，太医们略略松了口气，但谁也不敢懈怠，时时刻刻观察着婴儿的变化。

茜宇见孩子的脸色略有缓和，便走至皇后面前，福身道：“娘娘，臣妾想把孩子接回去。”

“小皇子的病情尚未稳定，恬嫔你这样做只怕……”皇后的脸色有些尴尬。

茜宇却接过她的话，道：“不碍的，臣妾会照顾好他的。”

皇后看着满脸泪容的茜宇，又看着气息微弱的小皇子，心下不忍，只得道：“好吧，把孩子带去吧。”

众人不理解皇后为何会答应恬嫔的请求，但皇后都点头了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。

真悠儿见茜宇面容憔悴，心下难过不已，想着要帮她点儿什么，于是对一班奴才道：“去把我的软轿抬过来，把暖炉放在轿子里，再把小皇子连着摇篮一起送到轿子里去，派个太医随着轿子走。”

真悠儿话音未落，众人都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十一月的京城早已被冰雪覆盖，这般



寒冷岂是一个病重的小婴儿所能承受的？

茜宇微笑着向悠儿表示感谢，却已是泪眼迷离。

一行人匆匆回到馨祥宫，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，唯独太医和医女留了下来。皇后并没有跟来，而是同真悠儿一起往寿宁宫安抚太后。

茜宇滴水未进，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孩子。殿外寒风瑟瑟，都不及她的泪冰冷。

硕王妃在宫外得知消息，赶着夜色进宫。茜宇看到母亲，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痛苦，扑在母亲的怀里失声痛哭。

硕王妃分明记得夭折的长女忆容也是死于惊风，心中的惶恐又岂能让女儿察觉？但眼瞧着外孙脸色越来越白，也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茜宇宣泄了心中的伤感之后，渐渐镇定下来。她忽然觉得，儿子虽然不会讲话，但是此刻一定是需要自己这个母亲的，如果自己伤心欲绝，恹恹不振，孩子又哪里来的力量？于是收了泪容，坐在摇篮边上，用手握着儿子小小手掌，轻声地呼唤着。

天色微微亮起，茜宇蒙眬地靠在摇篮上，突然感觉到一丝小小的触动。她微微睁开眼睛，却看到儿子正睁着乌黑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自己，小手微微地摇晃着。

茜宇一阵激动，对硕王妃唤道：“娘，娘！”

硕王妃也裹着衣服在椅子上熬了一宿，听见女儿的呼唤，立刻过来，见外孙醒来，顿时喜泪纵横，一迭声地叫太医进来，母女二人相拥而泣。

馨祥宫云开雾散，茜宇这才知道那日宫中的诸多宫嫔都前往崇德殿为自己的幼儿祈福，心下感激，于是让娘和缘亦备了礼物一一送去表示感谢。

几日后，赫臻归朝，皇后并没有让茜宇同往接驾，而是让她留在宫里照顾儿子。

然而就如皇后所料，赫臻接受了众人的拜礼之后，连行装都没有换，就冲向了馨祥宫。

赫臻不让任何人跟着，独自走了进来，才至寝宫仪门就看到了茜宇熟悉而美丽的背影。

茜宇娇柔的声音传入赫臻的耳中，“小宝贝，今日父皇回来了，你终于可以看到他了。你和娘一样，很想他对不对……你什么时候能叫娘啊？小宝贝，你什么时候说话呀？”

“宇儿……”赫臻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，茜宇的背影顿时怔住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赫臻缓缓走上去，从背后将茜宇抱住。臂弯间感受到了茜宇略显丰满的身体，那熟悉的细腻香气依旧缭绕在茜宇的周身，仿佛一股暖流瞬间涌入赫臻的心中。然而顷刻后落在手背上的一滴泪水，将赫臻拉回了现实。

“怎么了？”赫臻将茜宇转过来，细细地看着那张精致美丽的脸庞。数月不见，这美丽的容颜竟更胜从前。

“没什么……”茜宇把头埋在赫臻的肩旁，不敢去看他的脸。呢喃间，泪水湿透了



赫臻的衣衫。

“傻丫头，”赫臻亲吻着茜宇的脸颊，“你不想朕吗？朕的好字儿。”

“皇上，”茜宇感受着赫臻紧紧拥抱自己而带来的满足感，哽咽着，“想！时时刻刻都想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看朕？”赫臻说着，将她的脸捧在眼前。

茜宇再也无法逃脱，泪眼迷蒙地看着赫臻，缓缓伸手抚摸着赫臻略显瘦削的脸颊，哽咽道：“皇上，您瘦了——但您终究回来了！”

赫臻点了点头，将嘴唇热烈地贴在了茜宇丰满的红唇上。

茜宇紧紧地拥住了他，她不愿放开，不愿意赫臻再离开自己……

“哇……”小婴儿突然啼哭起来，惊醒了二人。

茜宇抽身回来，用丝帕轻轻擦拭着泪水，羞涩地笑起来，“皇上，小皇子急了。”

赫臻幸福地笑起来，嗔道：“这个小捣蛋鬼。”说着俯身看着儿子，眼神中满是欣喜，“宇儿，我们到底有了孩子了。”

茜宇也俯下身来，溺爱地看着儿子，虽然脸上还留有泪痕，却浅浅地笑道：“是啊，皇上，我们有儿子了。”

赫臻伸手要去抱，却被茜宇拦住，“小皇子病才好，等健壮些了皇上再抱。”

赫臻笑嗔道：“这小子，朕的儿子要健壮才是。”又对茜宇疼惜道，“辛苦你了。”复将茜宇搂入怀中。

“皇上……”茜宇扶着赫臻坐下，自己缓缓地跪在他膝下，深情地望向他，“懿贵妃的事情，皇上知道了吧？”

赫臻“嗯”了一声，将茜宇搀扶起来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“没想到竟生出这么多事端来。”

茜宇垂首摆弄着衣衫，并不接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“兰妃怎么会真的怀孕？实在太可惜了，朕又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何况她这样一个美人……”赫臻说着，突然苦笑着问茜宇道，“会吃醋吗？”

茜宇抬头看着摇篮中的儿子，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赫臻道：“不曾想，还没等你出手，秦氏就被兰妃的一封信结束了她的辉煌。她们两个一丘之貉，终究以同归于尽而收场。”

茜宇红着脸道：“臣妾辜负皇上了。”

“本来，叫你做这么多的事情，也着实为难你了。好在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这些横生的枝节，倒是让朕和宇儿都省了不少的心。更何况，若不是你让兰妃误以为是懿贵妃害死她腹中的胎儿，恐怕也不会有之后的事……”赫臻突然奇道，“你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”

茜宇不敢说出蕴蕴曾经这样对自己，便只说是急中生智便推搪了过去，“可是皇上，”茜宇悠悠地问道，“您为什么要除掉懿贵妃？”

赫臻沉思了良久，颌首看着茜宇，道：“朕不希望后宫之中有这样一个野心家作祟！”

一个与你相守多年的女人，一个为你生儿养子的女人，为什么如今在你的眼里一文不值？你没有丝毫的怜悯，没有丝毫的惋惜，她在你的眼里，原来不过是一个不容许存在的野心家……茜宇想着，不由得黯然伤神。

“皇上派秦大人回宫协助臣妾，您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，秦大人一定不会倒戈？”陈大哥在皇帝心中究竟有几斤几两，这个问题让她十分好奇。

“什么‘倒戈’？”赫臻笑道，“说得这样夸张！成骏是朕一等一的忠臣，朕信任他，就如同信任你和你的父兄一般。对于他父亲和妹妹的劣行，他早已深恶痛绝。”

茜宇自然明白陈大哥的为人，脑海中浮起那日成骏对自己的请求，便对赫臻道，“三皇子他……”

赫臻的心仿佛被揪住，沉声道：“麟儿落水时……你在场？”

茜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那日臣妾与秦大人在御花园谈事，却不料……”茜宇眼圈微红，不忍再说下去。

“你没有看到是谁推麟儿落水的？”赫臻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中充满了疑问。

要不要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还活着？如果告诉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再那么纯洁无瑕？如果告诉你，会不会掀起更大的波澜？如果告诉你，你会让陈大哥带着臻麟去过平凡的生活吗……

顷刻间，茜宇的思绪飞转，脑中充斥着矛盾，一时无措。

“成骏也没有看到吗？”赫臻又问道，自言自语着，“信中丝毫没提到这件事，我还是通过皇后的信函才知道的。”

“扑通”一声，茜宇跪了下来，叩首于地，凄然道：“臣妾对不起皇上！”

赫臻惊异地看着她，哑然道：“怎么？难道是你推下去的？”随即用力摇了摇头，“不对，兰妃的遗书说是她推麟儿落水的。宇儿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三皇子——他还活着。”茜宇悄然说出这句话，却不敢抬头。她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赫臻怎样的眼神。

“你说……麟儿还活着？”虽是一个帝王，赫臻同样也是一个父亲，听说儿子还活着，他激动得竟一时难以相信，一把扶起茜宇，重复问道，“你说麟儿还活着？”

茜宇略带惊恐地看着赫臻，却没有在他的眼里读到斥责，于是哽咽道：“是。三皇子好好的，没有死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赫臻大叫一声。或许他可以接受妃嫔小月丧子，却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孩子从眼前消失。想当初若珣公主中无沸散之毒，他生生陪伴了一夜的，是自己的女儿，而不是同样昏迷不醒的爱妃璋璐……茜宇清晰地看见赫臻脸上释然的表情，心下颇多感触。

“皇上，”她柔声唤道，“臣妾……”

赫臻扶着茜宇坐下，把她揽在怀里，道：“怕朕怪罪你？”

茜宇点了点头，轻轻靠在他的肩头。

赫臻又道：“你保住了朕的孩子，朕为什么要怪你？”

茜宇依旧不语，只是静静地，小鸟依人般倚靠着赫臻。



赫臻看着摇篮中弱小却顽强的生命，问道：“麟儿现在何处？”

茜宇垂首不语，片刻后缓缓地道：“所有人都以为三皇子已夭折了……”

赫臻若有所思地看着茜宇，仿佛猜到了什么。

“三皇子的梓宫如今安在了景阳宫偏殿，七七期满便要迁入皇陵。如果此刻三皇子再出现，皇上要如何堵住众人之口？兰妃的畏罪自杀又变成了什么？懿贵妃的累累罪状又以什么为据？”茜宇镇定自若地看着皇帝，试图为成骏的请求努力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就让麟儿从此离开朕，到民间去过平凡的生活？”

“是！”茜宇应道，“朝廷、皇宫最好从此都在三皇子的生命中消失——难道皇上忍心让皇子将来有一天知道生母的累累罪恶，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赫臻叹了口气，“朕只想将秦氏驱逐出宫。不管他母亲做过什么，臻麟是无辜的，朕又岂会抛弃自己的儿子？本打算让容琴来抚养臻麟，毕竟没有儿子是她一生的遗憾……但宇儿你的话也提醒了朕，只要麟儿还生长在帝王家，终究有一天要面对生母的罪恶。朕不希望她母亲的罪恶困扰他的一生……”

“皇上英明！”茜宇欠身道，“皇上如果实在想见见三皇子，臣妾将来倒是可以为皇上安排。”
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宇儿你还能把麟儿藏到天上去不成？难道朕要见儿子还得你这小东西批准？”赫臻嗔道，愁容从他的脸上淡去。对他而言，儿子依旧安好，自己便再无烦恼了。

茜宇见赫臻并非有意责怪，于是嘟着嘴笑道：“如今臣妾是做母亲的人了，皇上如果还是在儿子面前‘小东西’、‘小妮子’地叫臣妾，臣妾定是不依的。”

“好啊，”赫臻笑道，“等你再为朕生个小公主，朕就一定不这么叫你。”

茜宇满脸绯红，随即收了笑容，道：“皇上打算如何处置懿贵妃？”

赫臻的脸色略略暗沉，“宗人府自会有公断，又何必朕来操心？”

茜宇看出赫臻不愿提及此事，便转了话题笑道：“不提这个了。皇上想给小皇子取个什么样的名字？”说着走过去，幸福地看着摇篮中儿子娇小的身体，道，“小宝贝，你想要父皇给咱们起什么名儿啊？若安姐姐可是一出生就有了名字呢。”

赫臻的心情又转好，走过来搂着茜宇，看着摇篮中的儿子，笑嗔道：“坏丫头，在儿子面前数落朕的不是，这个醋你也呷。”

“臣妾哪里敢？”茜宇笑道，美眸中露出幸福，对赫臻道，“皇上，给小皇子起个好名字吧。”

赫臻看着茜宇，微笑道：“臻昕可好？”

“真心？”茜宇不解其意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赫臻道：“朕的儿子，要像黎明般拥有旺盛的生命力！”

“昕？”茜宇在心中写出这个字，于是知道赫臻明白自己担心儿子的身体，不禁欣喜地笑起来。

赫臻道：“等宇儿再为朕生下龙子，就叫他臻毅。”

茜宇听了，早已脸色绯红。

“他们就是朕对宇儿的‘真心真意’！”赫臻微笑着看着茜宇，爱溺的眼神，让茜宇深深沉醉……

馨祥宫里温情暖暖，宫外的寒冷他们却丝毫没有察觉。皇帝归朝，皇后前后张罗的一切，他都没有放在眼里。在聆政殿匆匆会面后，赫臻便撂下所有人直奔馨祥宫。别人尚且不提，那锦霞宫的瑾贵妃、裕乾宫的敬妃，都是赫臻心上的人物，赫臻这般厚此薄彼的举动是否会伤人心，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。

除了她们，高贵如皇后、皇贵妃，低贱如充人、充媛无不翘首企盼着赫臻能够驾临，但是多少辛酸泪，多少无情恨，又怎会让赫臻舍茜宇而去？整个皇宫，只有晚膳时李泽容和钱毓容有幸见了皇帝一面，钱毓容因有孕更是受到皇帝的青睐夸赞，叫她好不高兴。

或许比起那些举足轻重的妃嫔来，这两个小小的充容似乎更为幸运，然而她们也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拜茜宇所赐。

翌日清晨，前来参加早朝的大臣们才议论着皇帝预备何时恢复听政，却不料赫臻早已稳稳地坐在了聆政殿上。众臣工一番汇报后，赫臻对这数月来臻杰监国的政绩十分满意，群臣也对臻杰一致地夸赞，让他龙颜大悦。只是临近朝会结束之时，宗人府和大理寺的联合奏章让他感到不悦。

“……二害祥嫔溺水身亡，三害恬嫔腹中龙嗣，四害……”宗人府监司喋喋不休地宣读着懿贵妃的罪状，让赫臻十分头疼，于是扬手道：“礼亲王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着手去办！”说着不等礼亲王领旨，便向滕广示意。

滕广高声道：“有本奏来，无本退朝——”

众臣山呼万岁，匍匐于地，赫臻起身离去了。

众臣退出聆政殿，纷纷啧啧议论：

“看来皇上这次似乎对懿贵妃一族不留任何情分了！”

“没想到后宫这么多事情竟然都是这个女人一手操纵的，所谓‘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’也就是这般了。”

见到礼亲王满脸红光地从面前走过，几个大臣连忙上前哈腰道：

“皇上方回朝便对侯爷如此器重，实在让卑职望尘莫及。”

“不知道侯爷打算如何处理懿贵妃一案？”

那老头摸了摸雪白的胡须，呵呵笑道：“如今还有懿贵妃吗？柯大人言辞间可莫犯了忌讳！”说着扬长而去，不可一世。

傅嘉正携三子退出聆政殿，这几人才在礼亲王这里吃了闭门羹，见状便又迎了上去。原来昨晚赫臻夜宿馨祥宫一事早已从后宫传出，加上傅氏父子此次出征屡建奇功，这会儿不加紧溜须拍马更待何时？



“王爷吉祥!”

“恬贵嫔如今圣眷隆重，又为皇室延续香火，真是可喜可贺!”

“皇上亲自在朝堂上宣布小皇子的名字，这可是我朝第一次，可见皇上对五皇子的重视!王爷您这个外祖也是脸上有光啊!”

傅嘉与忆祖等厌恶而无奈地听着这些人的谄媚，客套一番便加快脚步，匆匆而去。

茜宇从寿宁宫请安回来后，便一直陪伴着儿子，担心中不免想起今日请安时众人对自己不屑的眼神。

赫臻不在时，她们或许会因为我的善良而善待我。她们为我的儿子祈福，此恩此德我茜宇不会忘怀。可是人往往这样，避开利益就可以和平相处，礼尚往来，其乐融融，可是一旦把利益摆在眼前，什么恩情、道义都将不复存在。民心尚且如此，这尔虞我诈的后宫岂不来得更为激烈?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……难道爹爹当初为我打造玉宇亭时，就早知道了女儿将来的处境不成?

“听儿，你要快些长大。等长得健健壮壮的，就可以保护娘了，娘就不会让人欺负了……”茜宇将凄凉藏到了心底，她不愿意让儿子感受到她心底的苦楚。

“谁要欺负你?”突然从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茜宇不免吓了一跳。转身看去，却是璋璐正一边脱下猩猩绒毡，一边往里头走。

“姐姐来了，”茜宇尴尬地笑了笑，起身给璋璐让座。因见她已换了方才给太后请安时的服饰，便笑道，“姐姐怎么换了衣服?这色儿真好看，衬得姐姐面若桃花。”

“你哄哄听儿就算了，这骗小孩儿的话还拿来糊弄我?”璋璐笑着并不急于坐下，只是走到摇篮边上，逗着小婴儿道，“小宝贝，母妃来了，认不认得?”

茜宇细细打量了璋璐，新梳的蝶髻，发鬓上星星点点地缀着应景的梅花儿，一支金簪插在髻后，随意中露着几分挑逗；淡淡的妆容将她五官的美丽表现无余；一身绛红色锦衣，紧裹着紧窄的腰身，瘦削的肩膀，显得庄重而不张扬，却足够在雪地里赫然醒目……这样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人儿，倒让茜宇莫名地生出些自卑。自从产子之后，茜宇已较之前丰腴了许多，虽不知赫臻是否在意这些，但茜宇着实不喜欢丰满的自己。

茜宇俯下身子把儿子抱起来，递到璋璐的怀里笑道：“母妃许久不来看咱们了，听儿想了是不是?”

璋璐抱着婴儿，笑道：“小宝贝，你什么时候能讲话呀?四哥哥可是都会叫娘喽。”

“听姐姐说第一次听到云儿叫她娘，激动得都落了眼泪。不晓得我的听儿什么时候能叫我……”茜宇笑着，眼神却不离开璋璐手中的婴儿。

“自然是先叫父皇的。”赫臻的声音传来，二人不免一怔。

茜宇笑着迎过去为赫臻解开雪衣，嗔道：“皇上也不叫人通报，让人手忙脚乱的。”

“皇上。”璋璐轻柔地唤了一声，因为抱着婴儿不便施礼，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局促。昨日接驾时匆匆见到黝黑而瘦削的赫臻，已让她恍如隔世，此刻相见若不是怀里抱着婴儿，恐怕会更加地不知所措。

赫臻细细看了她一眼，笑着接过婴儿，道：“妍儿不必多礼。”他抱着孩子逗了一会儿，转身对拿着手炉过来的茜宇道，“你叫妍儿抱得，昨日却为何不许朕抱来着？”

茜宇笑靥如花，嗔道：“皇上连这醋也呷？太医今日才说叫听儿略略动动。”

赫臻正要说什么，缘亦带着奶娘进来请安道：“皇上吉祥，敬妃娘娘吉祥。小皇子该喂奶了。”赫臻便把孩子给了缘亦，茜宇过去嘱咐了几句，便让她们带孩子到外厅喂奶。

璋璐见状，笑道：“到底这里暖和些，就在这里喂吧。”

“妍儿说得是，就在这里喂吧。朕还是先走了，就是过来看看孩子，别倒叫听儿着了凉，再添出病来。”赫臻搓了搓手，对茜宇道，“朕晚些再来。”说着向仪门走去，滕广早就拿着雪衣候着了。

茜宇不便挽留，欠身道：“皇上慢行。”又道，“总管费心了。”滕广微笑着应诺。

璋璐挪动身体柔声道：“臣妾送皇上。”说着赶了上去，一边向茜宇微微一笑，随即同赫臻一起消失在寝宫外。

“主子，奴婢要小皇子喂奶了。”缘亦想要接过孩子。

茜宇默然地望着璋璐离去的背影，应道：“嗯，仔细些就是了。”

然而赫臻并没有去裕乾宫，只让滕广送了璋璐回去，自己坐着轿辇去了墨宁宫，这让慧婉仪和琪淑容都惊喜不已。

“若安长得很像你？”赫臻抱着女儿，一边细细地看着一边问。

琪淑容满面娇羞，低声道：“是。”

慧婉仪静静地坐在一边并不言语。

赫臻抱着孩子玩了一会儿，也不留午膳，便匆匆走了，琪淑容不免有些落寞。

“娘娘，皇上往这里来了！”锦霞宫里，瑾贵妃正在绣一个描着“月满”字样的荷包。她随意地穿着一件蜜合色夹袄，发髻松松拆开，散散地垂在肩头，面容却依旧不失妩媚。听到佩云通报，她愣愣地放下手中的针线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怎么不来迎朕？”赫臻由佩云服侍着脱下了雪衣，笑盈盈地看着床榻上盘腿而坐的美人儿。

“臣妾……”瑾贵妃低下头，低声道，“我没想到皇上会来。”

“绮盈……”赫臻坐下来，把玩着她腿上的绣了一半的荷包，低声道，“怎么朕就不会来了？”

瑾贵妃眼眶微红，转过头去吸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赫臻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瑾贵妃的眼神中再也看不到往日的张扬和跋扈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，她已蜕变成了一个温淑之人。

“好绮盈，你变了。”赫臻用手拢起她的散发。当听到她用“我”自称，赫臻便知道绮盈的性情变了许多，心中不禁欢喜，于是疼惜道，“是朕疏忽你了。”



“我没有变，只是皇上出征的时日太久，对我生疏了……皇上，您瘦了。”瑾贵妃淡定地说着。

“是啊，几个月不见，朕对你们都疏忽了。”赫臻叹了口气，随即躺了下来，看着瑾贵妃道，“朕昨夜在恬嫔处留宿，你难道不嫉妒吗？”

瑾贵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要说嫉妒，那都过去了。想想这么多年来，我这锦霞宫热热闹闹，红灯高挂，我何曾想过别人是否会难过？恬贵嫔温婉柔美，性情友好，皇上多宠着些她也是应该的。”

赫臻龙颜大悦，笑道：“难为你懂了。”随即道，“朕饿了，让佩云她们做些吃的过来。”瑾贵妃嫣然一笑，自顾自忙去了。

赫臻躺在床上，脑海中回想着茜宇的一颦一笑，脸上也浮现出笑容。他突然又想到璋瑯那精致绝美的脸庞，妖娆多姿的体态，不禁蹙眉闭目。

馨祥宫里，缘亦为茜宇手上端了一方手炉，“主子，小皇子睡熟了，您要不要先用些点心？”

茜宇静静地躺在贵妃榻上，手中的暖炉早已经凉了，轻声道：“你们先去吃饭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”

缘亦不做声，轻轻地换了茜宇手中的暖炉，静静地离开。

“主子，皇上去了锦霞宫。”方才小瑛子的话，又回响在茜宇的耳旁。茜宇轻轻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，默不作声。

裕乾宫的正殿里，殿门敞开着，纷飞的白雪翩然进入殿内，带来刺骨的寒冷。

璋瑯怔怔地坐在上座，只对紫莲说了句“你们下去吧”便再没有说过话。

紫莲等不敢多问，只和穆察搬了几鼎暖炉在殿里，才怯怯地退了下去。

璋瑯看着漫天的飞雪，眉头紧锁。她身上依旧穿着方才的装束，发髻一丝不乱地盘在头顶，上头的金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她无意识地拨弄着手腕上的翡翠镯——寒冷的冬天，贴肉戴着镯子，起初会有些冰冷，但用身体焐热了却可以用来暖手。

她心中暗道：论容貌，我和妹妹不相伯仲；论才智，我更胜她一筹。赫臻，究竟我和妹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你可以匆匆归来就与她共赴温柔乡，而我却要独守空房？这个皇宫，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天下吗？

锦霞宫里，瑾贵妃依旧穿着那件蜜合色的夹袄。她过来请赫臻用膳时，却发现赫臻早已合着棉被昏昏睡去了。

瑾贵妃轻轻地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熟睡的皇帝，安心地躺下倚靠在他身边。

半个时辰后，赫臻醒来，发现绮盈躺在身边，也不叫她，只是看着那美目、翘鼻、红唇……许是感觉到动静了，她微微睁开眼睛，见赫臻看着自己，羞涩地笑了起来。

“做梦了？”赫臻笑道。

“皇上怎么知道？”



赫臻又躺下去，目光落在紫色的纱帐上，默默无语。

“皇上怎么了？”瑾贵妃问道。

“朕也做梦了。”赫臻叹了口气，眉头又蹙起来。

瑾贵妃很是疑惑，但还是服侍赫臻起来，亲自倒了一盏热茶递过去，悄声道：“难道是不好的梦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赫臻摆了摆手，起身活动了下身体，道，“朕确实饿了。怎么，还没有吃的？”瑾贵妃知趣，便不再问下去，笑着扶了他去饭厅。

此刻早已过了饭点，赫臻胡乱吃了些，便要走。瑾贵妃想挽留，却不敢开口，只得服侍他更衣。

“皇上这是要去哪里？”瑾贵妃为赫臻穿上雪衣，随意地问道。

赫臻道：“上书房的下午课也该开始了，朕去瞧瞧。”

“大雪天的皇上还去，不怕冻坏了身体？”瑾贵妃关心地道，片刻的工夫已为赫臻穿戴整齐。

赫臻点了点瑾贵妃的俏鼻，笑道：“皇子们大雪天也不停了课业，朕难道不该去看看？”瑾贵妃笑了笑，便和佩云一同送了赫臻出去。

漫天大雪，赫臻却不坐轿辇，徒步走在雪地里，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。

一群奴才惶恐地跟在他后面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环顾四周，这空旷庞大的皇宫，朕为什么觉得这么陌生？

自古帝王称孤道寡，朕纵然掌握天下，身边又有多少可以相依的人呢？高处不胜寒啊……

“启禀娘娘，皇上往书房去了。”坤宁宫里，内监安泰正在向皇后禀报。

“从哪里去的？”皇后轻轻脱下纤纤玉指上精致的护甲，闲淡地问道。

“锦霞宫。”安泰答道。

“那里？”皇后拿起一个玉辘轳，轻轻推揉着手背，自言自语道，“倒把她给忘了……”

安泰道：“听说皇上是徒步而去的，没有坐轿辇。”

皇后沉思了片刻，微微一笑，对身边的品悦道：“更衣，随本宫去一趟书房——今日本宫要亲自去接二皇子回来。”

“是！”众人应诺。

当皇后的凤辇逶迤停在上书房的门外，她缓缓下车时，却看到门外除了皇帝的轿辇外，还另外多了一顶宫嫔的暖轿。

第三十八章

腊八粥

懿贵妃凄冷地笑起来，叹道：“他曾经那么喜欢麟儿！麟儿出生时，他对我说‘诰儿，朕喜获麟儿，就叫我们的儿子臻麟可好？这孩子像足了朕’……转眼之间，他的麟儿就这么去了，可他不仅没有来安慰孩子的母亲，还将她生生囚禁在这里……”

皇后微微皱眉，在品悦的搀扶下，缓缓进入了书堂。

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！”二皇子琅琅背诵完，笑盈盈地看着皇帝。

然而赫臻却将目光停留在空着的三皇子的座椅上，没有留意到臻海早已背诵完毕。

皇后见此情景，提声道：“二皇子的学问果然有长进。”

众人闻声，见皇后驾到，纷纷跪地请安，“皇后娘娘吉祥！”

皇后缓缓走到赫臻身边，福身道：“皇上吉祥。”

赫臻回过神来，道了声“免”，皇后笑着应了，抬手示意众人起身。

赫臻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臣妾见大雪纷扬，担心皇子公主们下学后奴才们伺候不当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。”皇后嘴上说着，眼神扫视过学堂的每一个角落，却仍看不到那顶暖轿的主人。

“皇后娘娘果然母仪天下，实乃我朝之福。”太傅陆离抱拳称颂道。

皇后只是淡淡一笑。

赫臻看着臻海道：“几个月不见，学问的确长进不少，皇后你夸得不错。”

皇后欢颜道：“皇上谬赞了。”说着招手唤臻海过来，问道，“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学的？懂了么？”

臻海点了点头，眉宇间尚未淡去孩子应有的稚气和顽皮。

“皇后娘娘吉祥。”皇后回头一看，敬妃正笑盈盈地带着若珣公主从内厅走来，身后跟着紫莲。

“母后。”若珣松开瑋瑢的手，奔到皇后的袍下。

皇后来不及理会瑋瑢，就笑着蹲下身子，捏着她的小脸蛋，宠溺地道：“去哪里



了？怎么不好好地在学堂里坐着？”

“珣儿，过来。”赫臻一揽手，把若珣抱到怀里，嗔笑道，“不许再闹了。让你娘知道了，父皇也没办法了。”

若珣笑嘻嘻地看着赫臻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皇后娘娘，方才四公主将墨汁洒在了身上，臣妾带着公主去清洗，没能接驾，请娘娘恕罪。”璋瑢说着，朝她福了福身子。

皇后直起身子，微笑道：“哪里这么多规矩？”又道，“不知妹妹怎么大雪天的也来学堂？”

璋瑢的脸上微微露出尴尬，却立刻用笑容掩饰，“臣妾见今日异常寒冷，担心皇子公主们在学堂受冻，所以特地带了些精炭暖炉来让皇子、公主还有公子们暖手。”

皇后温和而锐利的目光扫视书桌，除了臻海、若岚、若珣的书桌上有着暖炉，就连王公大臣子弟的书桌上也没有落下，于是笑道：“如若人人都像妹妹这般细心，本宫也好少操些心思。”又转而对赫臻道，“皇上，有些事情……”

赫臻笑着放下若珣，摆手道：“我们回去说吧，不要吵扰了孩子们读书。”

皇后无奈应诺了，不再言语。

赫臻又叮嘱了陆离几句，便要离开，皇后和璋瑢也尾随而去。

上书房外，赫臻的轿辇上已积了一层厚雪，皇后对一班奴才喝道：“是谁管事？这是怎么看的？”

赫臻不在意，只是看着漫天的飞雪，淡淡地道：“朕疲倦了。皇后，就让敬妃坐你的车辇，朕就……”

赫臻的话尚未说完，却看到两顶暖轿缓缓向这边行来，皇后和璋瑢也是十分疑惑。

暖轿停下来，轿帘掀起，瑾贵妃盈盈地从轿内走出，早已不是方才懒散的装扮。头上的梅花髻精致典雅，一身橘色大氅耀眼亮丽。只见她走至赫臻面前，俯身行礼，仪态万千，礼毕又对皇后施礼，璋瑢也依礼向她福了福身子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赫臻的语气中尽是无奈。

“皇上，”瑾贵妃笑靥如花，即便是刺骨的寒风，也没能让她美丽的脸颊被吹得苍白如纸，“臣妾方才在贵妃姐姐处玩耍，姐姐听说皇上来了这里，车辇又不挡风雪，所以特地要臣妾把姐姐的暖轿送过来给皇上您用。姐姐要照顾笙儿，不能前来向皇上请安，还请皇上恕罪。”

皇后依言看去，那顶空着的轿子果然是皇贵妃的，不禁有些莫名。

赫臻“呵呵”一笑，“朕方才还想让皇后带敬妃回去，朕坐敬妃的暖轿走，没想到你却送了顶轿子过来。”

皇后笑道：“这些事情奴才们都会打点，妹妹也真是的，还烦瑾妹妹你送来。”

赫臻却没有理会她们要说些什么，自顾自走进了皇贵妃的暖轿，坐定后道：“这么冷，你们还站着做什么？都随朕去涵心殿便是。”

三人应了，各自坐上轿辇，跟着赫臻的暖轿而行。

当四人脱下雪衣坐在涵心殿时，已近日落。

赫臻悠悠地喝着安逸茶。自从茜宇为自己调配了这碗茶后，赫臻每当烦恼时都会让滕广依样冲泡，只是从来没有茜宇的味道……

“皇后刚才要说什么？”赫臻合上茶盖问道，却不抬头。

“臣妾有很多事情要说，只是……”皇后已被敬妃的捷足先登、瑾贵妃的突然而至搞得有些迷糊，自己方才要说的话早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这才找些无聊的话语，试图让自己想起来。

“皇后但说无妨。朕许久不在宫里，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是该和众卿谈谈了。”赫臻的目光扫过了三人，又回到了茶碗上。

皇后终于想起自己要说什么，于是微笑道：“臣妾方才想说，恬贵嫔和琪淑容分别为皇室诞下龙裔，臣妾有意晋封两位妹妹，以示嘉奖。但皇上不在宫中，臣妾尚不敢擅自做主。如今皇上回来了，如何晋封就但凭皇上了。”

赫臻点了点头，淡淡地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皇后笑道：“前些日子臣妾身体抱恙，一些事情便交由监国夫人和皇贵妃打理。如今皇上归朝，便再无监国夫人，悠儿她也早已随大皇子出宫去了。如妃最是怕冷，入冬以来都懒怠走动，德妃也要照顾四公主，两位妹妹都无力打理诸事，臣妾却依旧觉得身体懒怠……”

“皇后的意思怎样？”赫臻似乎没有耐心再听她喋喋不休，于是打断了她。

皇后先是一愣，随即尴尬地道：“臣妾想把宫中的一些事情交由敬妃管理，臣妾……”

“好。”赫臻道，“这些事情历来都是你做主的，何必问朕呢？皇后你自己的身体也要小心，这后宫还是要靠你来主持。”

皇后微微点了点头，不再言语，她似乎也感觉到了赫臻心中的烦躁。

“敬妃。”赫臻道。

璋琇心头一凛。还记得进宫参加的第一次宴会上，你口口声声叫瑾贵妃闺名，毫不顾忌，如今不过皇后和她在场，你就与我如此生分？倘若宇儿在这里，你又会怎样唤她？

“皇上有何吩咐？”璋琇心中凄凉，脸上却挂着笑容。

“以后就辛苦你协助皇后了——皇贵妃要照顾三公主，德妃也要照顾四公主，诸多事务就要你来担当了。”赫臻道，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

璋琇欠身应诺了。

赫臻又道：“关于晋封一事，年关将至，不宜繁杂，等过了年再议也不迟。”赫臻说着望着殿门外的飞雪，眼神却仿佛看着更远的地方。他口中轻声道：“斗转星移又是一年……”

那日之后，赫臻一直都住在涵心殿，一连几日都单独安置，只是偶尔宣诏琪淑容去伺候圣驾。这样的情形在宫内从未出现过，免不得众人议论纷纷。

这一日，下了朝会后，赫臻在涵心殿召见了成骏，然君臣二人沉默了许久都未出声。

“启禀皇上，琪淑容求见。”滕广稟告道。

“让她进来。”

琪淑容盈盈走来，脸上脂粉淡雅，身上的服饰却较之前华丽了许多。

“皇上吉祥。”她微微福身，俏丽的容貌惹人怜爱。

“嗯。”赫臻并不抬眼看她，只是问道，“做什么？”

“容主安好。”成骏向她施礼。

她微微一笑，点头回应，便不再多理会，只对赫臻道：“臣妾送了参汤过来，给皇上提神。”

赫臻示意她放下，不再说什么。

琪淑容瞧这情景，知趣地道：“皇上，若没什么事情，臣妾先告退了。”说着福了福身子，悄悄离去。

赫臻掀起参汤的盅盖，一股浓烈的参味沁入鼻腔，“你妹妹怎样了？”

“不好。”成骏垂首道。

赫臻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刚才那位容主你看到了？”顿了顿，问道，“你觉得怎样？”

成骏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微臣未留意。”

“比起恬贵嫔如何？”赫臻问道。

“臣……”成骏愣住了。

“呵呵，不谈这个了。”赫臻喝了一口参汤，转有道，“你妹妹怎么不好？”

“宗人府的衙役说，她已经多日没有进食了……”成骏说着，眼眶有些湿润。一个男人，为了效忠帝王，只能放弃了自己的父亲和妹妹。

“朕这么做，也是情非得已……”赫臻叹道。

成骏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怪只怪他们心比天高，皇上的无奈臣能够理解。”

“如果你父亲不暗中撺掇礼亲王忞恂襄亲王篡位，朕也不会出此下策。你想过吗？但凡襄亲王有一点点动摇，如今的朝廷还会安稳吗？”赫臻显然有些激动。他很清楚，如果儿子在监国期间有任何异动，那么颠覆朝纲都会犹如囊中取物，更不要说仅仅是对自己不利了。

“皇上……”成骏黯然。

赫臻站起来，在殿内踱步，口中道：“当然，倘若没有你，没有傅嘉父子，没有皇后，没有恬嫔，这一切指不定都会变成可能。”

“是！”成骏情不自禁地道，“何况宇儿她还那么年轻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赫臻的目光犀利地望向成骏。

“臣……失言了！”成骏惊恐万状。

“你不会告诉朕你对恬嫔……”赫臻的眼神略带挑衅。

“不会！”成骏惊恐地跪到地上，“当初微臣结识娘娘也是因为皇上派微臣去边疆寻找傅家公子和小姐，如今微臣与娘娘走动较多，也是为了完成皇上交代的事宜。”

赫臻将目光凝滞在成骏的身上。这个俊朗的男人，有着伟岸的身姿，英雄的气概，天赋的智慧……他慢慢将目光收回，踱步回到书案前，沉声道：“去吧——朕如今不想见你！”

“是。”成骏垂首无语，他的大义灭亲换来的竟是一无所有。

“站住！”赫臻叫住了已背对着自己的成骏。

成骏缓缓转过身来，深深地低着头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赫臻将一封奏章掷到地上，“拿回去！”

“皇上？”成骏惊异地抬起头。

“只有朕可以抛弃你，而你，不可以随便离开！既然你现在无事，就把三军将士的犒赏发下去吧。”赫臻这样说着，但眼神中已满是信任。

“是……”成骏颤颤巍巍地俯身拾起自己方才递上的奏章，神情激动。

“回去吧。”赫臻坐下，打开另一封奏折来看。

成骏默默地磕了一个头，起身往外走。

“好好照顾他，朕随时会去看他。”赫臻说着抬起头来看一眼成骏。

成骏先是一愣，却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思，用力点了点头，快步离去了。

赫臻从一叠书信中抽出一封没有署名的牛皮信笺，缓缓地站起身，走到暖炉边，一焚而尽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即便不信任你，朕也相信宇儿……”

十二月初七，再过一日便是腊八节。这些天来皇帝的性情似乎恢复如前，不再独居涵心殿，反是雨露均沾地往返于各宫之间。但是翻看《彤史》，却仍是馨祥宫恬贵嫔受幸最多。

“公公多礼了，这打赏实在折杀我了！”宗人府的狱卒狡黠的声音响起，让瘫坐在草堆上的懿贵妃心中作呕。

紧接着便听到狱卒拿着一大串钥匙，叮叮当当地往这边走来。她心中一阵慌乱，双眼无力地向外张望：难道我的日子真的到头了？

“公公，您稍许快些，一会儿大人回来……”那狱卒又道。

“知道了，大人您请。”

接着咣啷作响，懿贵妃的牢门被打开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手上提着食盒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是谁？”如今的懿贵妃，已全然没有了以前的高贵典雅。她的乱发中夹着稻草，衣衫褴褛，在这般寒天冻地里，手脚上早已满是冻疮。可怜王朝帝国的一位贵妃，竟遭受这般蹂躏。

“娘娘，”个头较小的太监缓缓蹲下，却用一双美丽的眼睛望着她，口中唤道，“您还好吗？”

“你是……恬嫔？”懿贵妃已是多日没有进食，说话都毫无气力。

“是臣妾。”茜宇将雪帽脱下，露出了白皙的脸庞。

懿贵妃柳眉倒立，用尽气力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？”突然又奋力抓住